

## 校友記憶中的東海

### 東海六十年代回顧

顏上田<sup>1</sup>

#### 一、前言

遠在高中時，我發現一本鹿橋的著作，書名叫《未央歌》。厚厚二、三百頁，一口氣讀完。它以西南聯大為背景，描寫一群年輕男女抗戰時期，在大後方的大學生活、求學及感情三部曲。

這本書給我許多大學生活的幻想、憧憬和期待。

#### 二、東海 --我們的家

在六十年代能考上大學非常不容易。那時候全台灣總共大約有十所大學。沒能考上大學，就得很快被徵召入營，當三年充員兵。

在當時的鄉下，大學生是傳奇人物，非等閒輩。能考進東海大學更是大事，因為東海是一所很好的私立「貴族學校」。

勿庸詳述，考進東海是我夢想的實現。我多麼嚮往未來幾年的很多日子裡，在那美麗校園的夕陽道，晚風裡，散散步，談談心，讀書，研究……。

1960 年我進東海時，東海已創校五年，規模具備，師資一流，錄取學生素質優秀。全體師生士氣高昂，自許而不自負，以東海成員為傲。

事實上我們也是天之驕子，何幸生逢其時，進入東海時正趕上其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：

- \*全校只八百學生--我們享有最豐富的資源。
- \*全體師生住校，每人有專用郵箱--我們享有最妥善的照顧，幾近被寵壞。
- \*學校延請頂級大師學者任教--我們享有最先進的專業訓練。
- \*學校以基督精神來潛移默化學子--我們學到基督的愛心及常存感恩的胸懷。
- \*學校用音樂活動去淨化心靈--我們學會謙虛及包容。
- \*通才教育--我們有平衡的人生觀，有成熟的判斷能力。
- \*勞作制度--我們瞭解身體力行的含義及行業無貴賤的道理。

很多人大學畢業以後，身心完全離開該學府。雖然或以校名為榮，但也

---

<sup>1</sup> 顏上田，東海大學生物系第 6 屆校友。澳洲雪梨大學生物學碩士，博士。澳洲聯邦政府退休。現住澳洲雪梨。

僅如此。

我離開東海將近半世紀以來，對東海的感情，始終如一，因為她在我人生成長最重要的階段，拉著我的手，安撫我的心，給我一口熱茶，叫我拍掉身上的灰塵，再繼續往前走。

校園裡沒有標語，也無指示牌，但所有的人生指引，都存在校園的空氣裡，任君選擇取用。

這說明在所有大學裡，為什麼只有東海够有資格被稱為「家」：走掉的人並沒真正離開。(Those who departed did not really leave.)這就是如今學子和東海之間的所謂「臍帶效應」。

五十年後的今天，我想把六十年代個人在東海生活和觀察的點點滴滴，記錄下來並呈獻給諸位友朋參考。歲月匆匆，時不待人，這些零星不連貫的陳述或有缺失，但無論如何，它們是好幾年來，我努力保持不致遺失的美好回憶的部分。與其說是「白頭宮女話玄宗」，我勿寧認為這些記錄是「野人獻曝」，把我內心的表白呈獻給我們東海人。

### 三、大學路

這條路起始大學校門，把來客帶進校園心臟區。

校門外是中港路，當時尚未拓寬，汽車流量不多。校門裡的大學路，無車輛來往，只有行人或並肩的情侶，清淨安詳。這簡直是情人路。(當時校園裡除了上下台中班次很少的公車外，只有一部校車和一部理學院長自用的金龜車而已)

路邊的樹木高大茂盛，濃蔭蔽天。人走其間如同進入綠色隧道。這種優雅的大學路，在台灣寸土寸金的情況下，可謂絕無僅有，非常難得。在歐洲則可見於一些古代皇宮或城堡，如英國的 Blenheim Palace 及法國的 Chateau de Chenonceau。

每人走過這條路，都會喜愛它，都會再留連片刻，才依依不捨離開。



顏上田

#### 四、校舍建築

從校門順著大學路往裡走，約一公里處就是行政大樓，其右側是文學院。隔著文理大道，可看到斜對面的理學院，及工學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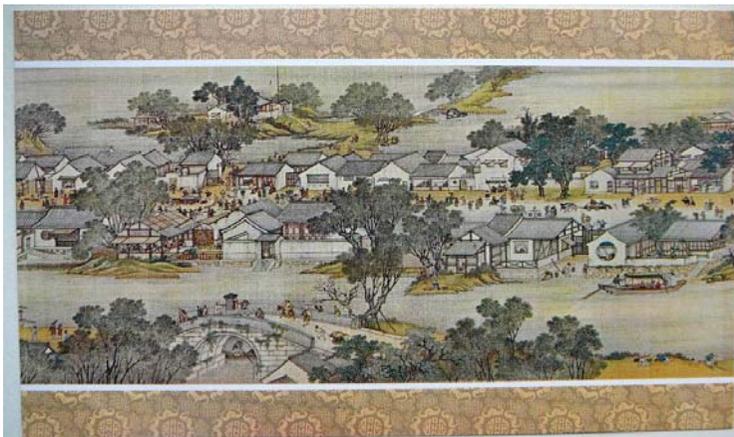
整個建築群的造型風格、分佈，都和部份宋汴京城很相像，如「清明上河圖」畫卷所示。您甚至可以說，該畫卷就是東海大學校園鳥瞰圖。

東海大學沒有高樓大廈，只有古樸含蓄、雙手張開迎人的校舍，給來訪客人學子賓至如歸的感覺。

東海所有行政、教學的辦公室都開放，師生來去自如。在這「小國寡民」的校區裡，來來往往的師生都有「似曾相識」的感覺。別忘記，開架式圖書館是東海首創。



(1980 年攝)



清明上河圖 宋·張擇端

## 五、學生宿舍

我在大一時的宿舍是一棟單層建築，沿山斜坡而建。後窗隔著山谷與行政大樓遙對呼應。但因被樹叢擋住，從路上看過去，宿舍藏在林海深處。

房間有大玻璃窗。從窗口可看到層層重疊的樹冠和無數不知名的山花野草。

對房間的第一印象是：裡面明窗淨几，窗外枝葉扶疎。因為朝南，夏天窗口充滿繁枝綠葉，冬天陽光穿過葉縫枝桠，帶來令人歡迎的光亮和溫暖。甚至在風雨季節來時，偶而會有「草色新雨中，松聲晚窗裡」那種情調。

大四時，我們住在第三層頂樓。這裡有完全不同的感覺：從朝東向的窗口可直視對面中央山脈。目光下移，可依稀看到人煙密集、紅塵萬丈的台中市區。在此視野寬濶，早上可看旭日東升，傍晚則有皎潔明月。信不信由你，在冬天我經常從窗口注意看中央山脈的積雪而發呆。

想當年，林天皓、蘇義雄和我，吾等曾從大禹嶺，涉雪徒步到太魯閣。也許對面那斜坡還留有我們的腳印。



左起：何良堂、孫清山、林天皓、顏上田(1964年攝)

登高望遠，你可以倚窗，大發詩興而說：「獨自莫憑欄……」。你也可以大嘆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……」。當然，你更可與友朋把頭伸出窗外，大啖西瓜（如圖）。

## 六、路思義教堂

這座馳名中外的教堂，是我們在東海求學期間建造完成、奉獻及正式使用的。它是東海地標，更是東海的精神堡壘。

我們眼看它從破土、奠基到奉獻的全部過程，引以為自豪，因為它的歷史也是我們的歷史。

我們與它同時一齊長大、成熟，然後同樣的奉獻出我們的智慧才華(至少這是社會對我們的期許)。

它的造型之美，它的象徵和實質意義，已無容置疑地被公認接受。

很多人來此表達虔誠及仰慕；所有人都給予崇高的讚賞。

它被建造在這片空曠廣場上，四週清淨祥和，裡面神聖直通心靈。

進入這座上帝的殿堂，我們變得謙虛，我們覺得渺小。在永恆的注視下，我們只是時光過客。沒有永遠的擁有，也無不散的筵席。

我們進入它的肅穆安詳的氣氛，默禱或沈思，再走出來時，看到的是充滿愛心的世界。

## 七、悼念

我考進的是英文系。大一英文課由英國劍橋來的 Mr Shepherd 擔任教師。由於還沒習慣英國腔，我剛開始聽課時，覺得有些費力。

當時坐在我前面的是位文靜、清秀，名叫陸燕齡的女同學。或許有同樣困惑，偶爾她會彎著頭過來問問我。我們就逐漸變得較熟悉起來，直到寒假。

寒假在老家，有一天收到林天皓的電報說，陸燕齡已被血癌奪走生命。我當時覺得老天太殘酷，到現在還感覺如此。

造物如此，人何以堪！這段回憶是特別為紀念陸燕齡而寫。願她安息！

## 八、國文

一年的國文課，我們有幸得到多位著名的國學大師授業解惑，獲益匪淺。其中有兩位師長，在此一提：

第一位是徐復觀教授。他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。可惜我對他的湖北腔國語無法領會，大師的智慧與我可謂無緣。

第二位是蕭繼宗教授。這位學者身著長衫，鼻架眼鏡，灰白頭髮，是位經典的儒者。我最深深喜愛的是他對唐詩、宋詞、元曲的講授詮釋。他邊講解，邊用粉筆在黑板畫出極美麗傳神的詩詞情境。這不就是「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」的意思嗎？

「枯籬，老樹，昏鴉，小橋，流水，人家……」

「大漠孤烟直，長河落日圓。……」

## 九、生物系

讓我轉到生物系，是東海賜給我的禮物。

進入生物系後，我才真正發現了自己，知道此後走路的方向。

大家可記得在國小時候，我們都會有非常快樂的「遠足」：

老師帶小朋友走到一池塘邊。

小朋友：「老師，那些是什麼？」

老師：「在池塘中央的是蓮花，花旁葉子上坐的是青蛙，水裡游的是小黃魚。」

生物系學的是同樣東西，不過我們跑得遠些，如上高山，或入深谷。所以不叫「遠足」，而是「生態調查」，或「採集標本」。我們問的是：為什麼蓮花、青蛙和小黃魚會活在同一水塘？牠們彼此之間有何關係？為找出合理的答案，我們得先修習一些基本課程：植物學、動物學、形態學、分類學、生理學、生態學、解剖學等…。

轉到生物系後，隨即參加數次植物生態學的生態調查。也許是在太平山、八仙山或是大雪山，我們有一天居然看到遠處山坡上的東海全景。暢遊山林，觀察萬物，每次都滿載而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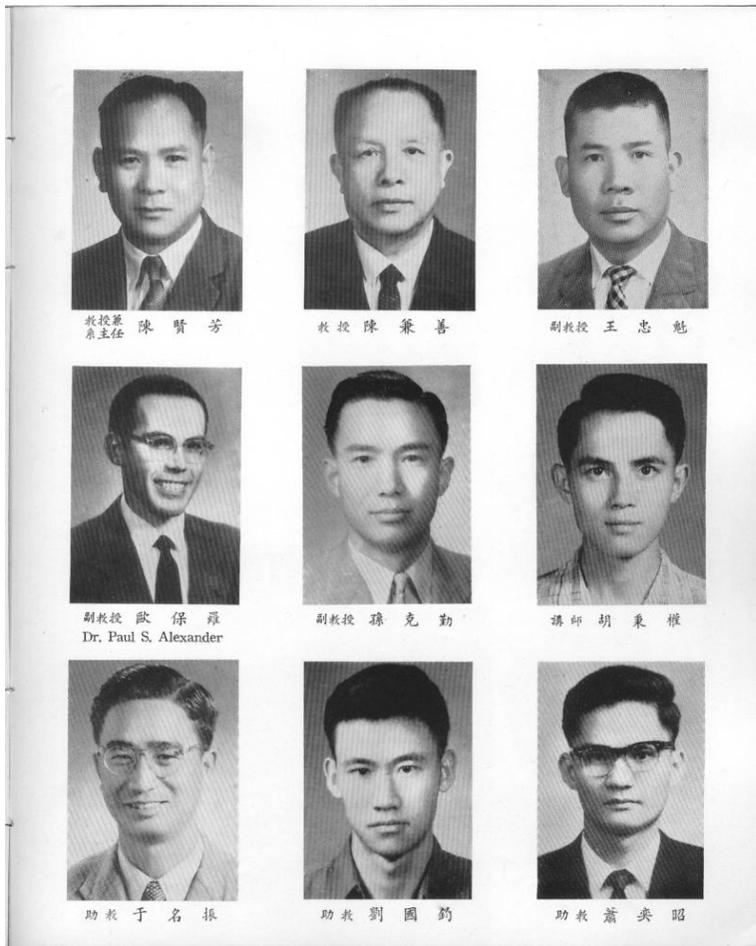


後排：林榮 寵、劉良順、林友三、黃逢時

前排：顏上田、邱松茂、溫照文

生物系專任教師是：系主任陳賢芳、陳兼善、歐保羅(Dr Paul Alexander)、

孫克勤、胡秉權、王忠魁、于名振等老師。兼任客座先後有：郭宗祥(師大)、劉業經(中興)、郭寶章(台大)、董大成(台大)、林仁混(台大)、王貴譽((國防醫學院)等教授。所以可說師資陣容強大，素質一流。



(摘自《第六屆畢業紀念冊》)

系裡師生相處融洽，互動良好。後來我居然成為兩位客座的助教。

大四我和幾位同學選修于名振師的魚類學。這是小班，學生大約四名，到四、五月，畢業在即，大家離情依依。徵得于老師首肯，全班師生夜晚，前往校門外的台中示範公墓聚會聊天。我們從校門正對面老趙店裡買些花生米、豬頭皮及飲料，大夥兒找到一塊最大、最乾淨的供桌坐下來，開始天南地北，談今說古，直到興盡而返。公墓並無路燈，整個照明只靠我們的燭光，但並無鬼影陰森的感覺。因為公墓是東海每個學生必訪的勝地，大家視之如

公園。

## 十、聖誕燭光晚會

聖誕節，這個神聖的日子，對所有東海人來說，是個最特別，最難忘的日子。

在這一天晚上，東海的體育館排滿桌椅，把全校師生都請來歡聚，共享聖誕餐。這種東海独有的創舉，讓大家體會享受東海大家庭的精神，溫暖了許多遊子的心。外邊寒風刮面，體育館裡，每個人的心是熱的，是感恩的。

緊接而來的，是大禮堂聖誕燭光晚會，這是校際裡所有宗教活動的最高潮。也是最引人讚佩的——聖樂演出。東海聖樂團可是出盡風頭，他(她)們用最美好的歌聲，去慶祝、歡頌救世主的誕生。

最後的壓軸演出就是「彌賽亞」獻唱。個人非常羨慕欽佩好友林天皓及蘇義雄等人的天賦歌喉。

除了上述以外，我曾在這聖誕燭光晚會，聆賞許多國內外音樂家，豎琴、巴松管和管弦樂團精彩演出。大禮堂的管風琴，也曾大展其低沉雄偉音色，使聖誕佳節的頌讚禮拜，更深刻難忘。(據說後來因為樓下體育館的震動，嚴重影響到運作功能及維修，管風琴終被拆除)

我在東海總共參加過六次聖誕燭光晚會，每次都有不同的、更深切的感受和啓示。

身在澳洲近五十年，每年仲夏聖誕季節，懷念東海聖誕燭光晚會之情，油然而生。

## 十一、畢業

我有兩次終生難忘的畢業典禮：第一次是台南的海東國小，另一是東海大學。

鄉下的海東國民小學有碧綠的校園，婆娑的椰子林和枝葉遮天的鳳凰樹。每年七月，鳳凰花開時節，畢業典禮唱到「青青校樹，淒淒庭草……，世路多歧，人海遼闊……，仰瞻師道山高」時，很多小朋友都情不自禁淚眼汪汪，小小心靈初嚐別離辛酸。



鳳凰花

在東海，從大四最後學期開始，你可感到空氣中，日益濃厚的畢業氣氛。

等到七月中，鳳凰樹上蓋滿火紅的花，鳴蟬競奏，聲聲催人。你知道這就是離人季節。

此種心情在五十年後的今天，仍感新鮮不退色。請看打油詩一首：

蟬鳴高枝樹，火紅鳳凰  
花；  
明朝君合適，漫漫東海  
路。

全體畢業生隨文學院顧敦  
鏐院長從行政大樓，繞校一  
週，進入大禮堂，扮授學位。  
再出來時，我們已是東海第六  
屆畢業生，也是 1964 年校友。



顏上田、顧敦鏐院長



黃逢時、林楚龍、歐文隆、王麗邦、孫清山、顏上田

我們來自不同角落，每個人在東海的四年裡，都有不同的生活經驗和感受。

我們有數不清，多少次，在師長家聚餐歡樂時光。

大三暑假集訓期間，我們數位男生，身著軍裝從成功嶺，走路回東海，拜會系主任陳賢芳老師，蒙陳師母熱情招待，大吃一餐，至今仍感唇齒留香。

我們旅行獅頭山，夜宿獅岩洞寺廟。山裡遠寺深鐘，林間螢火蟲閃爍。是夢境？是人間？

我們也有畢業旅行，泛舟深湖碧波，遨遊南台名勝。陳主任甚至特准其愛女隨班與我們去旅行。

隨著謝師會、畢業舞會、畢業典禮，我們四年日夜相處的日子，統統走進歷史。男生入伍任預官，女同學繼續往前奔走，編織她們的美夢。

時光荏苒，五十年後，再次回頭看看，我們多麼幸運。離開東海，走進社會時，我們有恃無恐。因為我們有專業訓練，我們有純靜的心靈，我們有平恆的（Balanced）人生觀。



林榮龍、顏上田

## 十二、後記

這篇不是作文比賽，也不是有獎徵文，而是一些陳年舊事，從逐漸退色、支離破碎的記憶中，稍事整理出來的記錄。這是我的回憶錄。是我長久以來一直努力保持的，以免遺忘的人生歷程。

事實上，腦子裡雖充滿遠古記憶，因為年代久遠，又長年身處異國，值得放在白紙黑字，有系統呈現給朋友的典故題材，遠遠少於原意。眼高手低，是另個因素。

所寫的完完全全是 1960 年代的東海，以個人在東海的實際經驗生活及觀察為主。

因為我喜愛東海，懷念東海，所寫的都是正面的，主觀的，片面的，戴有色眼鏡看到的東海。所以沒有批評，更看不到謾罵的語句。

東海並不完美，但對我來說，她是成功的學府，一個可愛的，令人思念的家。

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父母親，但這並不減少你對他（她）們的敬愛。

回憶錄用的黑白照片，都在 1964 畢業前夕拍攝，也是我身邊僅有的幾張東海生活的時光倒流見證。它們具有彌足珍貴的歷史意義。

這些都是個人的記錄，所以難免張張都有我在內，而不是我想過明星癮。